地方文史

盂县人类史与文明史的起源探析

□崔亮云

人类史是指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其研究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古人类化石的发现而不断拓展。人类史可分为史前史和文明史。其中,史前史是指人类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漫长历史,主要通过考古发现来研究。文明史之前的人类史即史前史,不能称之为人类文明史,只可称为人类史。我国的人类史起源,即史前史的源头为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开启之时,我国的文明史起源于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所以,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本文只探讨论述盂县人类史起源与文明史的起源。盂县文明史的起源,即狭义上人们所说的盂县历史起源。

盂县人类史的起源

盂县的人类活动始于何时?1995年版《盂县志》记载为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至五千年(或两千年),其依据为在县境土塔、大横沟等8个村出土的石斧、石刀、石镰、石锤等考古遗物。

土塔村新石器遗址位于土岗之上,分布面积约1.5万平方米,采集到磨光的石斧、石磨、石刀等相关遗存。大横沟的新石器遗址位于大横沟村西北,分布面积4万平方米,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镰和人类定居的灰坑4座,以及商代早期绳纹鬲、斝、罐、甑、蛋形瓮等泥陶残片。此外,在乌玉村、北关村、獐儿坪村、西潘村、南兴道村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禅房村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层中的陶片等遗存。

2011年版的《盂县志》记载则有了新的变化。1998年4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阳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盂县黑砚水河畔的庄只村附近一处洞穴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此项发现将盂县的人类史上溯至一万年前至两三万年之间。

此前,我曾撰文在县内报道这一信息。在1998年黑砚水河洞穴考古之后十年,即2008年左右,我从盂县文管所获知这一消息,并找到了《黑砚水河一号洞穴遗址报告》的考古文章,撰写了《盂县人类史提前到旧石器时期》一文,分别发表在《藏山》杂志、《盂县报》和《盂县讲坛》上,使这一重大信息在县内公开,并向盂县史志办作了报告。而实际上,在1998年的《中国文物报》和《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等专业报刊上早已发表过此消息,可惜县内各界人士当时未予注意。

省考古所的考古报告指出,这处洞穴遗址面积达100平方米,考古发现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和动物化石碎片。出土的石制品以脉石英为主要原料,矽质岩次之,燧石更少。石制品可分为石核、石片、石器。石器有尖状器、刮削器、锥钻、石锤等。骨制品都较碎小,长度多在8-15厘米之间,有打击痕迹。有的骨制尖状器,尖端圆凸光滑,光泽度较高,可能是多次穿磨使用形成的。

该报告认为,从所出土的石制品的技术类型和特点来看,该遗址当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由此认定,1995年版县志记载的盂县人类活动时期,可以由新石器时代提早到旧石器晚期,从而使盂县的人类史起源上溯至一万年前至两三万年之间。

当时,这些旧石器晚期的盂县先祖们,居住在天然的山洞中,使用着经过打击而尚未经磨光的较为细小的石器和骨制品;他们会用火烧烤食物,但还不会像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那样会烧制陶器;他们用兽皮、树皮、树叶当衣服,遮羞御寒;他们以采集植物类食物和狩猎动物为生,不会像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那样养殖猪、鸡、羊、狗、牛等动物,也不会种庄稼,当然也没有使用各种简易的农具。他们过着以原始(母系)氏族为主的晚期智人群居生活,实行族外群婚。

盂县文明史的起源(即历史起源)

盂县的历史起源,人们一直传说为古仇犹国,有一些书刊也载为起源于仇犹国,并说赵氏孤儿在盂县藏匿的时间也在仇犹国时期,还探讨白狄人为何将国名定为仇犹。

去年以来,我通过查阅《左传》《史记》《永乐大典》《方图志》《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历史书籍,并参考河北省研究鲜虞国、肥国、鼓国的专家和太原市研究阳曲县历史的专家的研究成果,还重点查阅、研究明代嘉靖和清代康熙、乾隆、光绪各版《盂县志》,对盂县历史的起源有一些新的认识。

仇犹国是白狄人建立的。白狄人在春秋时生活在陕北高原的古雍州北部,公元前569年晋国对狄人实施和戎政策,白狄人才开始东迁。据河北省研究鲜虞国、中山国的专家称,白狄人跨越黄河龙门后,东迁至今山西五台清水河一带,停留一段时间后,沿滹沱河而下,于公元前550年进入今河北平山、石家庄一带,分别建立鲜虞国(另说为鲜虞部落联盟)、肥国和鼓国,且这次东迁还成立了仇犹国。

根据河北省专家的研究结果分析,白狄人东迁沿滹沱河路经盂县北部时,可能是其中一支溯滹沱河支流龙华河而上,向南进入今盂县城东古城坪建立了仇犹国。有专家研究认为,春秋时智伯军队占领仇犹国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因这段路程很短,这支白狄人到达今盂县城的时间,不会迟于公元前550年迁至平山、石家庄一带的白狄人。因此仇犹立国的时间在公元前550年前后。

盂县在仇犹国之前有历史记载吗?据盂县明代嘉靖志和清代康熙志载,今盂县早在春秋早期为晋太子(国君之子)姬于的封邑,志书中称姬于为仇犹伯,之后为赵盾(公元前655-前601)的食邑,称之为仇犹大夫。赵盾去世后,其子赵朔(公元前637-前597)世袭接管此地。赵盾生于公元前655年,逝于公元前601年。由此说明,早在白狄人东迁(公元前569年)和成立仇犹国(公元前550年前后)之前,晋国已在此设立仇犹邑,作为晋太子姬于和赵盾、赵朔的食邑,且已有仇犹之名称。按赵盾的生活年代推算,在他之前还有仇犹伯姬于在此封邑。由此说明,距今2700年左右(公元前700年前后)此地已为仇犹邑。

清代盂县的乾隆志中,对于晋太子姬于和赵盾、赵朔仇犹伯、仇犹大夫之称谓及食邑之事有所质疑,但此志也继续记载此内容。盂县光绪志亦依照上述诸志记载。这四部古县志都记录了此内容。志书中称"仇犹伯有遗爱于民,民立庙记之"。赞曰:"于昭我盂,姬君封盂。惠及当时,德垂后世。自古迄今,人心攸系。身虽亡焉,庙食勿替……"此外,县城北高城山自古曾建有晋太子庙,就是志书上记载的祭祀仇犹伯姬于的。在国家重要典籍《永乐大典》和《方图志》中载有:"晋太子于之邑……"

关于藏山藏孤的历史,也发生在仇犹立国之前的仇犹邑。晋国著名的下宫灭赵惨案发生于晋景公三年,即《史记》记载的公元前597年,《左传》记载为公元前583年。说明程婴藏孤时还没有仇犹国。当时赵朔被处死,正是在其食邑的仇犹邑时期。由此可以从一方面证明,程婴之所以把赵氏孤儿藏在盂山,正是因为此处位于赵家食邑之地。所以在此藏孤有其方便之处。

综上所述,盂县的历史起源即文明史起源于距今2700年前后的春秋时期晋国的仇犹邑,早于程婴藏孤一百年左右,藏孤的历史又早在仇犹国之前。

关于《左传》中春秋末期分祁氏之田为七县之一的"盂县",在盂县的古县志中,记载此"盂县"只包含今盂县西部地域的西烟镇、东梁乡一带,当时今县境的绝大部分区域属仇犹国。该"盂县"的治所在今阳曲县的大盂镇,其所含绝大部分区域属于今阳曲县的地界,《阳曲县志》载为阳曲县的历史沿革。

《晋国通史》一书中,引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李晓杰博士言:(盂)地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仅据杜预所注'太原盂县'而定在今盂县,不确。盖将古今盂县混为一地所致。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在其《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书中,明确标明祁氏之田七县之一的"盂县",与当时的仇犹国分设两地。现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学者皆以此历史地图集为准。

由此可知,祁氏之田的历史是盂县西部东梁乡、西烟镇的历史起点,可以说是盂县历史起源一个小的分支,盂县历史起源的主脉在仇犹国之前的仇犹邑。

文末,需说明一点,本文关于仇犹邑、仇犹国立国时间和藏山藏孤时间的观点与两版新《盂县志》的表述都不同,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诗词曲赋

春天来了

□海 江

从斜风细雨到柳暗花明
从梨花白到桃花红
檐下一夜雨声
惊醒砖缝中小草的梦

一步一绿,一洼泥泞
一抹暖阳,一缕轻风
一畦韭黄,一枝桑葚
一树榆荚,一丛茵陈

燕子衔新泥
雏鹰凌空
荷锄的老农
踏着晨昏
在土地里播种
绿色的星星

文献名邦书香杯 读书征文

一个放羊娃的读书梦

□赵科文

今年春节期间,我和高小同学杨士明小聚。阔别七十年后再相逢,心里不知有多么激动。回首往事,老泪难忍,当年我们还是十几岁的少年,如今已是年过八旬的老翁。

士明上学时曾是我的同桌,我对他印象深刻。他原籍宋家庄,三岁时父母双亡,幼年无依,只得寄宿到苇池的外祖母家生活。也许是因为从小缺少关爱,他向来不多言语,总是一个人静静地想心事。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只要看见一本书,就会想方设法去读。20世纪50年代初,能找到的书并不多,可他读的书却不少。我们班有的同学连《水浒传》这个书名都不知道,他却能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许多梁山好汉的故事——什么杨志卖刀、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黑旋风李逵沂岭杀四虎,让我们这些小伙伴听得目瞪口呆。

这么多故事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都是从小人书里学来的。杨士明小时候酷爱看小人书,可他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哪里有钱买书呢?为了上学、买书,他讨过饭、放过羊、刨过药材、捡过废品。只要能凑够一本小人书的钱,他就一定会把书买下来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向别人请教。一本书往往要看上好几遍,几乎把看过的每一本小人书都背了下来。这样一来,他不仅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多,认识的字也比我们多,所以能跳级读完小学。

上高小以后,为了挣钱买书,他开始为供销社担货。每天上学时,他从苇池供销社担上收来的鸡蛋,送到冶西供销总店。下午放学后,再从冶西总店把油盐酱醋等日用品担回苇池。来回二十里,尽是河卵石铺成的羊肠小道,还要担着几十斤的东西,其中不乏易碎物品,这对一个未成年人来说是多么不容易。但他每天照做不误,除非供销社没有货物可担。每担一个来回,供销社给他一角两角的辛苦费。他挣来的钱从不乱花一分,全都攒起来买书看。我们这些有父母的孩子,每天中午都能吃上家里带的干粮。杨士明却从没带过干粮,一天只吃两顿饭。中午我们吃干粮时,他只能饿着。虽然他担鸡蛋挣到的钱也能买点吃的,可他从来舍不得,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在一旁看书。

高小毕业后,士明没有机会再读书了。他只得回到苇池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为个子太小,地里的活干不动,队长便让他给生产队放羊。放羊是农村最艰苦的营生,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都得和羊待在一起,挨骂受气也是常事,上学成了他最大的奢望。可酷爱读书的他,即便在这样的境况下也没有放下书。他放羊的行囊里总装着几本书,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看几行。在野外遇上雨是常有的事,但他宁可把自己淋湿,也要脱下衣服把随身带着的书包得严严实实。书就是他的命。

有一天中午,他和老羊倌把羊赶到一片平地上。老羊倌说:"你给咱看住,我去去就来。"这时羊都乖乖地卧在阴凉处,他以为可以放心地看一会儿书了,便掏出随身携带的《林海雪原》,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抬头一看,坏了,羊不见了。他赶紧往远处望,发现羊已经跑到地里吃庄稼去了。他连忙收起书跑去赶羊,到跟前一看,羊把一大片庄稼都糟蹋了。这时老羊倌也回来了,两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羊从庄稼地里赶出来。因为这件事,老羊倌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其实他看书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只是看得太入迷了。

读书是士明最大的梦想。为了能继续读书,他多次恳求队长,可队里实在缺人手,始终不愿放他走。没有办法,他只得另作主张。一个夏天的傍晚,他把羊带到卧场安顿好,天已经黑了下来。他趁人们不注意,偷偷溜出了卧场。外面一片漆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心里难免害怕,但为了实现读书的愿望,他什么都不怕了。凭着白天放羊的记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越过苇池河沟,翻过十里方山,又顺着尚怡河道往下走,直到天蒙蒙亮,才回到他的出生地宋家庄。回到家里,他身边只有那条放羊鞭,还有平时心爱的书——这一路出走,他始终没有舍得丢掉。

在亲戚们的帮助下,他顺利考上了冶西农中,梦寐以求的读书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一边劳动一边上学,虽然十分辛苦,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初中三年里,除了学好规定的课程,他还抓紧时间读了四大名著、现代小说、科普读物等许多书。初中毕业后,他从事过多种职业,但无论干什么,都一直坚持阅读。他从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了自己的头脑,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诚信做人、踏实做事,这些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余幼无亲,乞讨流浪,勤学连跳班,小学后牧羊,夜走考初中……立志成栋梁,书山勇登攀,学海引航向……"这是士明最近写的《学生铭》中的片段,也是他对自身读书经历的总结。后来,我这个历经磨难的老同学抓住机遇,敢想敢干,成了远近闻名的企业家。这些都得益于他踏实做事、诚信待人,说到底,亦是他博览群书的收获。

老同学发达以后,不忘初心,乐善好施。他多次给村里的学校捐款捐物,多次帮助困难家庭的学子完成学业,多次扶危济困。他说:"我知道身处困境的人的痛苦,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是读书给了我力量,是读书教会我做人。现在读书的条件好多了,希望孩子们都能珍惜当下,好好读书。"